

□红尘微语

□王学军(新乡市)

□诗词采撷

榆钱落处是吾乡

在豫北共城东乡,“媪媪”是舌尖最柔软的颤音。爷爷排行老四,她过门后,便成了街坊的“四媪”“四婶”,表亲的“四妗”,到了重孙辈,又成了暖融融的“四姥姥”——这些带着岁月温度的称呼,像她围裙上细密的针脚,缝起一大家子的烟火人间。

每当榆钱染黄枝头,媪媪布满沟壑的双手总会浮现在我眼前。这双手曾为我掖过被角、纳过鞋底,如今却化为太行山下一抔静默的黄土。豫北的风依旧在深夜翻山越岭,老屋里却再没人我为我留那盏昏黄的油灯。

灶台是她的四季歌本。三月三,漫山黄蒿被捋成青瀑,与玉米面蒸出清苦的春味;四月八,新榆钱拌麦粉,滚油一浇,“刺啦”声里满院跃动嫩绿的清香。最难忘青黄不接时,她在陶盆里揉捏玉米面,粗糙的掌心竟能将面团窝成圆润的小月亮。蒸锅水蒸气升腾时,她插一炷香在窗台,看烟雾攀上冰花窗玻璃,便知馒头该出锅了。那年冬夜我被炉火烧伤,她从小瓷瓶蘸出的药水,带着陈年南瓜的甜涩——那是晒了整个秋天的偏方,藏着最浓稠的疼爱。

端午清晨,她用五色线在我们腕间系上铃铛,那是旧秤盘拆下的零件,被打磨得亮如星辰。“等端午雨落……”她

总留半句,仿佛将祝福浸在艾草香里。青布五毒裹肚上,歪斜的蝎子绣得憨态可掬,穿在身上却比戏服还威风。没有粽子的端午,糖糕在油锅里鼓成金黄月亮,咬开时被滚烫的红糖浆烫得直呵气,她却摇着蒲扇,将甜香扇进我们每一寸毛孔。

媪媪的陪嫁箱底,永远飘着铁锈与艾草混合的气息。日头最毒的那天,王大娘拄着头赶来,媪媪从箱底摸出缝衣针的动作,像是打捞一件沉睡水底的珍宝。火柴擦燃的瞬间,蓝火苗舔舐针尖,青烟在石榴树下缭绕。“土法子不比药片。”她捏着王大娘眉心的手稳如磐石,待血珠渗出,王大娘却笑言:“比春风还轻。”临走时塞给我的炒瓜子,带着灶膛的焦香,是那个年代最珍贵的谢礼。

土墙缝是她变魔术的百宝箱。姊妹们哭闹时,她粗糙的手指在裂缝游走,总能摸出晒皱的红枣、焦香的花生。那些沾着墙土的甜蜜,让我们坚信连黄土墙都会开花。午后纳鞋底时,顶针在阳光下泛着钝光,棉线穿过鞋底的声响,与嚼花生的脆响应和,谱成最动听的童谣。

腊月戏台搭起时,她总拉着我扛着板凳占座,雪花落满肩头也浑然不觉。

汽灯亮起的刹那,她眼中的光比灯火更亮。小仓娃唱到动情处,她偷偷用袖口拭泪;穆桂英挥鞭时,她枯枝般的手指在空中摹画英姿;包公唱“家常饭、粗布衣”时,她突然攥紧我的手腕,指甲缝里还沾着未洗净的葱皮——那些戏文里的道理,就这样混着呵出的白气,烙进我心里。

当兵后,迷彩服蹭过背包的触感,总让我想起油灯下她补书包的身影。她穿针的手比握枪的我还稳,却终究没能等到我尽孝的那一天。再回老家,石榴树影蜷缩,如她当年坐在门槛的模样,小瓷瓶里的药水早已发霉,土墙缝掏不出半点甜蜜,只有风在哼唱她未竟的歌谣。

如今整理旧物,不见七彩绳与五毒裹肚,唯有油灯下她穿针引线的白发,永远缝在记忆深处。春节回到戏台,斑驳的土地像她没说完的半句话。北风穿堂而过,恍惚间锣鼓声起,却再寻不见那个跟着节奏打拍子的蓝布身影。

今年清明,媪媪坟前的柏树愈发苍翠。风起时,枝叶翻涌如她当年抖开粗布包袱的声响。树影摇曳间,我又看见那个系蓝围裙的身影,正从土墙缝里掏出春天——这次,再没有遗憾。



咏槐
(两首)

□申言亚(延津县)

(一)

碧叶似卵花如帆,
玉穗紫串香袅然。
一树花开香满园,
翘首来年还相见。

(二)

槐树槐叶槐花香,
珍馐佳肴釜中藏。
几家欢喜几家忙,
花中寻觅昔寻常。

为文明新乡点赞

千米花墙

□赵建喜 摄

斜晖牧野

□王星 摄



用手机记录生活,将文明城市的美好呈现,将眼前的风景定格。爱家乡,更爱镜头里的新乡,为文明新乡点赞。
来稿要求:展现新乡城市美景、宜居环境、风光地标、美丽生态等方面,并配上文字说明以及拍摄地点。
投稿邮箱:pywbmywy@126.com

